

達夫全集

第二卷

鷄肋集

上海

北新書局出版部

1928

達夫全集

郁達夫著

第二卷

雞肋集

北新書局出版

1928



目 錄

題 辭	1—5
沈 淪	1—55
南 遷	1—72
銀 灰 色 的 死	1—22
胃 病	1—21
血 淚	1—20
葛 蘿 行	1—26
還 鄉 記	1—34
還 鄉 後 記	1—16

鷄 肋 集 題 辭

“棄之可惜，存之可羞”，像這一類的東西，古人名之曰鷄肋，我就把牠拿來作了全集第二卷的名稱。

憑良心說起來，自己到現在為止，所做的東西，沒有一篇不是雞肋，但是稗氣滿滿的這集裏所收的幾篇，尤其覺得不成東西。

回溯從前，當一千九百二十一年的七月，——是沈淪等篇作完的時候——自己毫沒有成一箇濫作家的野心。當時自己還在東京帝大的經濟學部裏念書，住在三鋪簾大的一間客舍樓上，志雖不大，也高足以

衝破牛斗，言出無心，每大而至於目空一世。到如今五六年來，遇了故國的許多奇波駭浪，受了社會的許多暗箭明創，覺得自己所走的出路，只有這一條了，不得已也只好聽天由命，勉強承認了這一種爲千古傷心人咒詛的文字生涯。年紀到了三十，心裏又起了絕大的幻滅，今後如何的活過去，雖不能夠預說，然而近一年來，日夜在腦裏洶湧的憤世的洪濤，我想過幾年後，總能找出一箇適當的決裂河口，變程流出。現在我所感到的，可以說是中道的悲哀，歧途的迷惘，若有所成，若有所就，總不得不期之於最近的將來。

牢騷怨憤，現在暫且擱起一旁，讓我先把這集裏所收的幾篇東西寫成以後的變遷情狀來說一說。“沈淪”“南遷”“銀灰色的死”是成於一箇時期的，年代是一千九百二十一年。當時國內，雖則已有一班人在提倡文學革命，然而他們的目標，似乎專在思想方面，於純文學的討論創作，還是很少。在這一年的秋後，“沈淪”印成了一本單行本出世，社會上因爲還看不慣這一種畸形的新書，所受的譏評嘲罵，也不知有幾

十百次。後來周作人先生，在北京的晨報副刊上寫了一篇爲我申辯的文章，一般罵我誨淫，罵我造作的文壇壯士，纔稍稍收斂了他們痛罵的雄詞。過後兩三年，“沈淪”竟受了一班青年病者的熱愛，銷行到了貳萬餘冊。到現在潮流逆轉，有幾箇市儈，且在摹聲繪影，造作奇形怪狀的書畫，劫奪青年的嗜好，這“沈淪”的誨淫冤罪，大約是可以免去了，我在重編此書的卷後，也不知不覺的想向那些維持風化的批評家，發放半臉微笑的嘲譏。

一九二二年，在日本的大學裏畢了業，回國來東奔西走，爲饑寒所驅使，竟成了一箇販賣知識的商人。這中間所受的待遇，所感到的悲哀，到第二年的暑假止，又寫成了一本“薦蘿”小集，共有小說不像小說，記事不像記事的雜文三篇。

“薦蘿集”出後，——一九二三年的秋天——一般人對我的態度改變了，我的對於藝術的志趣，也大家明白了，可是在這裏，我又接受了一箇新的稱號，就是說我是一箇頹廢者，一箇專唱靡靡之音的秋虫。偉大的天才，我是沒有，如洪鐘大呂般的號吹，我也沒

有，天生就我是這樣的一箇能力薄弱的人，靡靡也罷，頹廢也罷，這一回我却不顧前後左右，勇猛的前進了，結果就在一九二四的一年中，寫成了幾篇實在是衰頹得透頂的自傷自悼之文。這些文章，有的已收在“寒灰集”裏，有的還在這裏重新修改，大約在此集出後的兩三個月中間，也能夠印行問世。

一九二五年是我衰頹到極點以後，焦躁苦悶，想把生活的行程改過的一年。這一年中書也不讀，文章也不寫，從前年冬盡，到這年的秋後止，任意的喝酒，任意的遊蕩，結果於冬天得了重病，對人生又改了態度。在客中病臥了半年，待精神稍稍恢復的時候，我就和兩三位朋友，束裝南下，到了革命策源地的廣州。在那裏本想改變舊習，把滿腔熱忱，滿懷悲憤，都投向革命中去的，誰知鬼蜮弄旌旗，在那裏所見到的，又只是些陰謀詭計，卑鄙污濁。一種幻想，如兒童吹玩的肥皂球兒，不待半年，就被現實的惡風吹破了。這中間雖沒有寫得文章，然而對於中國人心的死滅，革命事業的難成，却添了一層確信。

一九二六年年底，遷回上海，閉居了半年，看了

些愈來愈險的軍閥的陰謀，嘗了些叛我而去的朋友親信的苦味，本來是應該一洗到底，不去做和尚，也該洗大江的了，可是這前後却得到了一種外來的助力，把我的靈魂，把我的肉體，全部都救度了。對於這助力的感謝，我很想不以筆墨來銘記，我很想以後半生的行為思想來表彰，現在可以不必說，總之在黑暗中摸索了半生，我現在似乎得到了光明的去路了。

在這一個新生出發的當兒，我匆忙編成了這一本“鷄肋”，結束了許多雜務。等秋風一到，就想蹈海東遊，遠離開故國，好靜靜的去觀察人生，孜孜的去完成我的工作。

在過去的半生中，使我變成了一個頑迷不醒的遊蕩兒，在最近的數年中，和我也共受過許多中國習俗的悲苦的我的女人，我在記念你，我在傷悼你，這一本集子裏，也有幾篇關於你的文章，貧交遠別，沒有旁的禮物可以贈送於你，就把這一本集子，虔誠獻上，作箇永久的紀念罷！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達夫題於滬上

沈 淪

(一)

他近來覺得孤冷得可憐。

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擠到與世人絕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與他的中間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築愈高了。

天氣一天一天的清涼起來，他的學校開學之後，已經快半個月了。那一天正是九月的二十二日。

晴天一碧，萬里無雲，終古常新的皎日，依舊在她的軌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裏行走。從南方吹來的

微風，同醒酒的瓊漿一般，帶着一種香氣，一陣陣的拂上面來。在黃蒼未熟的稻田中間，在彎曲同白線似的鄉間的官道上面，他一個人手裏捧了一本六寸長的 Wordsworth 的詩集，儘在那裏緩緩的獨步。在這大平原內，四面並無人影；不知從何處飛來的一聲兩聲的遠吠聲，悠悠揚揚的傳到他耳膜上來。他眼睛離開了書，同做夢似的向有犬吠聲的地方看去，但看見了一叢雜樹，幾處人家，同魚鱗似的屋瓦上，有一層薄薄的蜃氣樓，同輕紗似的，在那裏飄蕩。

“Oh, you serene gossamer! you beautiful gossamer!”

這樣的叫了一聲，他的眼睛裏就湧出了兩行清淚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呆呆的看了好久，他忽然覺得背上有一陣紫色的氣息吹來，息索的一響，道傍的一枝小草，竟把他的夢境打破了。他回轉頭來一看，那枝小草還是顫搖不已，一陣帶着紫羅蘭氣息的和風，溫微微的哼到他那蒼白的臉上來。在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裏，在這澄清透明的以太中，他的身體覺得同陶醉似的酥軟起

來。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懷裏的樣子。他好像是夢到了桃花源裏的樣子。他好像是在南歐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裏貪午睡的樣子。

他看看四邊，覺得周圍的草木，都在那裏對他微笑。看看蒼空，覺得悠久無窮的大自然，微微的在那裏點頭。一動也不動的向天看了一會，他覺得天空中，有一羣小天神，背上插着了翅膀，肩上掛着了弓箭，在那裏跳舞。他覺得樂極了。便不知不覺開了口，自言自語的說：

“這裏就是你的避難所。世間的一般庸人都在那裏妒忌你，輕笑你，愚弄你；只有這大自然，這終古常新的蒼空皎日，這晚夏的微風，這初秋的清氣，還是你的朋友，還是你的慈母，還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與那些輕薄的男女共處去，你就在這大自然的懷裏，這純樸的鄉間終老了罷。”

這樣的說了一遍，他覺得自家可憐起來，好像有萬千哀怨，橫互在胸中，一口說不出來的樣子。含了一雙清淚，他的眼睛又看到他手裏的書上去。

Behold her, single in the field,
You solitary Highland Lass!
Reaping and singing by herself;
Stop here, or gently pass!
Alone she cuts, and binds the grain,
And sings a melancholy strain;
Oh, listen! for the vale profound
Is overflowing with the sound.

看了這一節之後，他又忽然翻過一張來，脫頭脫腦的看到那第三節去。

Will no one tell me what she sings
Perhaps the plaintive numbers flow
For old, unhappy far-off things,
And battle long ago:
Or is it some more humble lay,
Familiar matter of today?
Some natural sorrow, loss, or pain,
That has been and may be again!
這也是他近來的一種習慣，看書的時候，並沒有

次序的。幾百頁的大書，更可不必說了，就是幾十頁的小冊子，如愛美生的“自然論”(Emerson's "On Nature")沙羅的“逍遙遊”(Thoreau's "Excursion")之類，也沒有完完全全從頭至尾的讀完一篇過。當他起初翻開一冊書來看的時候，讀了四行五行或一頁二頁，他每被那一本書感動，恨不得要一口氣把那一本書吞下肚子裏去的樣子，到讀了三頁四頁之後，他又生起一種憐惜的心來，他心裏似乎說：

“像這樣的奇書，不應該一口氣就把牠念完，要留着細細兒的咀嚼纔好。一下子就念完了之後，我的熱望也就不得不消滅，那時候我就沒有好望，沒有夢想了，怎麼使得呢？”

他的腦裏雖然有這樣的想頭，其實他的心裏早有一些兒厭倦起來，到了這時候，他總把那本書收過一邊，不再看下去。過幾天或者過幾個鐘頭之後，他又用了滿腔的熱忱，同初讀那一本書的時候一樣的，去讀另外的書去；幾日前或者幾點鐘前那樣的感動他的那一本書，就不得不被他遺忘了。

放大了聲音把渭遲渥斯的那兩節詩讀了一遍之

後，他忽然想把這一首詩用中國文翻譯出來。

“孤寂的高原刈稻者”

他想想看，“The solitary highland reaper” 詩題只有如此的譯法。

“你看那個女孩兒，她只一個人在田裏，
你看那邊的那個高原的女孩兒，她只一個人冷清
清地！

她一邊刈稻，一邊在那兒唱着不已：
她忽兒停了，忽而又過去了，輕盈體態，風光細膩！
她一個人，刈了，又重把稻兒捆起，
她唱的山歌，頗有些兒悲涼的情味：
聽呀聽呀！這幽谷深深，
全充滿了她的歌唱的清音。

有人能說否，她唱的究是什麼？
或者她那萬千的癡話
是唱着前代的哀歌，
或者是前朝的戰事，千兵萬馬：
或者是些坊間的俗曲，

便是目前的家常閑說？

或者是些天然的哀怨，必然的喪苦，自然的悲楚，
這些事雖是過去的回思，將來想亦必有人指訴

他一口氣譯了出來之後，忽又覺得無聊起來，便
自嘲自罵的說：

“這算是什麼東西呀，豈不同教會裏的讚美歌一樣
的乏味麼？

英國詩是英國詩，中國詩是中國詩，又何必譯來對
去呢！”

這樣的說了一句，他不知不覺便微微兒的笑了起來。
向四邊一看，太陽已經打斜了；大平原的彼岸，西邊
的地平線上，有一座高山，浮在那裏，飽受了一天殘
照，山的周圍醞釀成一層朦朦朧朧的嵐氣，反射出一
種紫紅不紅的顏色來。

他正在那裏出神呆看的時候，哼的喀嗽了一聲，
他的背後忽然來了一個農夫。回頭一看，他就把他臉
上的笑容裝改了一副憂鬱的面色，好像他的笑容是
怕被人看見的樣子。

(二)

他的憂鬱症愈鬧愈甚了。

他覺得學校裏的教科書，味同嚼蠟，毫無半點生趣。天氣清朗的時候，他每捧了一本愛讀的文學書，跑到人跡罕至的山腰水畔，去貪那孤寂的深味去。在萬籟俱寂的瞬間，在水天相映的地方，他看看草木蟲魚，看看白雲碧落，便覺得自家是一個孤高傲世的賢人，一個超然獨立的隱者。有時在山中遇着一個農夫，他便把自己當作了 Zarathustra，把 Zarathustra 所說的話，也在心裏對那農夫講了。他的 Megalomania 也同他的 Hypochondria 成了正比例，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他竟有連接四五天不上學校去聽講的時候。

有時候到學校裏去，他每覺得衆人都在那裏凝視他的樣子。他避來避去想避他的同學，然而無論到了什麼地方，他的同學的眼光，總好像懷了惡意，射在他的背脊上面。

上課的時候，他雖然坐在全班學生的中間，然而總覺得孤獨得很：在稠人廣衆之中，感得的這種孤獨，倒比一個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得的那種孤獨，還更難受。看看他的同學看，一個個都是興高彩烈的在

那裏聽先生的講義，只有他一個人身體雖然坐在講堂裏頭，心想却同飛雲逝電一般，在那裏作無邊無際的空想。

好容易下課的鐘聲響了！先生退去之後，他的同學說笑的說笑，談天的談天，個個都同春來的燕雀似的，在那裏作樂；只有他一個人鎖了愁眉，舌根好像被千鈞的巨石錘住的樣子，兀的不作一聲。他也很希望他的同學來對他講些閑話，然而他的同學却都自家管自家的去尋歡樂去，一見了他那一副愁容，沒有一個不抱頭奔散的，因此他愈加怨他的同學了。

“他們都是日本人，他們都是我的仇敵，我總有一天來復仇，我總要復他們的仇。”

一到了悲憤的時候，他總這樣的想的，然而到了安靜之後，他又不得不嘲罵自家說：

“他們都是日本人，他們對你當然是沒有同情的，因為你想得他們的同情，所以你怨他們，這豈不是你自家的錯誤麼？”

他的同學中的好事者，有時候也有人來向他說笑的，他心裏雖然非常感激，想同那一個人談幾句至